

亦
舒
新
经
典

慰寂寥

寂寥却如醇酒，愈酿愈浓，即使想办法慰藉，却也无济于事，直至浓得化不开……
也许寂寞是绝症，无药可医，只能自我慰藉。

亦舒
著

中國婦女出版社

慰寂寥

亦

舒

新

经

典

寂寞如醇酒，愈釀愈浓，即使想办法想散，却也无济于事，真是欲得化不开……
也许寂寞是地能，无药可医，只能自我慰藉。

中國婦女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 - 2009 - 3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慰寂寥 / 亦舒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 6

ISBN 978 - 7 - 80203 - 729 - 8

I. 慰… II. 亦…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3821 号

慰寂寥

著 者：亦 舒

责任编辑：钱 丽

统筹编辑：杨海莲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135 × 210 1/32

印 张：6

字 数：10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3 - 729 - 8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伤逝	1
The Older Woman	18
真假美人	35
慰寂寥	52
生活助理	69
炽热的心	86
婚事	103
只要爱得够	119
遗嘱	136
制度	153
Run Away	169

伤逝

吴玉盈一回到公司，就觉得气氛不对。

同事过来轻轻说：“徐巧明昨夜故世了。”

玉盈不发一声。

他们等待这个消息已经多时。

“她曾恳求医生关掉维生器的管子。”

同事像是非把这件事说出来不可，否则压力难受。

“她非常痛苦。”

玉盈闭上眼睛。

“从前，只有文艺小说女角才患的奇难杂症，今日，已成为生活必须承受的一部分。”

玉盈仍然不语。

她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

她拾起手提包：“代我告假半日。”

“可是下午有个会议——”

“说我无能为力，说我生癌，说我已经魂归极乐。”



“玉盈，这不是赌气的时候。”

玉盈已经站了起来：“我真的累。”

同事终于说：“好，你去吧，我顶替你。”

玉盈苦笑：“相信我，世上没有谁都行。”

她头也不回地下楼去。

白白得了一天假期，不知用来干什么好。

玉盈站在路边，感觉上像那种被囚禁了十年的监犯，一旦放了出来，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享用自由。

她决定去逛时装店。

走到著名的便装店坐下，刚想开口吩咐店员取来所有白色针织服，不知怎地，眼泪已经噗落噗落掉下来。

玉盈吃惊地用纸手帕掩住脸，走到一角坐下。

店员知情识趣，让她休息，过一刻，斟上一杯热茶。

最懂得关心人的人，往往是消费场所的服务员：理发店、按摩院、时装店……都有吴玉盈的知己。

现代人的悲喜剧。

过一刻，平静下来，店员便把新到的夏装一件一件给玉盈过目。

玉盈这人，平日有点俏皮，并非时装奴隶，买东西颇为精打细算，而且喜欢加评语，如“这件披挂值三安士纯金？哈哈哈”之类，但是今天，她只是默默频频点头：“都包起来。”

店员有点诧异。

像吴小姐这样的人，举止异常，绝非因为失恋。

那么，一定是仕途失意。

也不大像，倘若升了别人，没升她，应当是气愤，而不是悲哀。

店员不知道玉盈是伤逝。

巧明与她共事五年，玉盈曾挽名家写了一道横扁送她，上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这事发生在四年前，彼时公司里有人谣言中伤吴玉盈，传得十分不堪，玉盈虽然把持得定，精神也颇受到影响，平日与她友好的同事纷纷退避三舍，有些惶惶然问：“吴玉盈你打算怎么样？”只有徐巧明待她一如平常。

一次午餐例会，玉盈迟到，进场时听见一名道貌岸然的同事正在替天行道：“吴玉盈还能怎么样？她敢吭声吗？她敢答辩吗？只得挨批挨斗！”慷慨激昂。

玉盈站在一角，细细认清了那人的面貌。

她没料到的是，徐巧明忽然当众发言，用不疾不徐的声音道：“你坐下来，我同你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吴玉盈，她统共不是那样的人，她完全不屑答辩，你们要信那种愚蠢的谣言，尽管去信，她才不理你们的取舍，将来水落石出，掉眼镜丢脸的是你们。”

玉盈呀地一声，连忙退出宴会厅。

这徐巧明，竟这样了解她！

真叫她吃惊，继而深深感动，自此玉盈仍与徐巧明维持君子之交，



可是谁要是在玉盈面前对巧明不敬，那简直是自寻死路。

再过一年，谣言平息，上头哪理这些闲言闲语，谁肯出死力为公司拼命，就先升谁，巧明上得比玉盈快，玉盈心服口服。

玉盈叹口气，巧明赶起工来，认真夙夜匪懈，人像是铁打的。

没有家底，一切靠自己双手，不拼劲，难道还静待命运安排不行？

徐巧明立定心思做跳班生。

售货员过来打断思潮：“吴小姐，现在就把衣裳拿走？”

玉盈摇摇头：“先搁你这里。”

她离开时装店去喝茶。

圣经上说的：两个提灯女，上帝接走一个，撇下一个，感觉上，玉盈就是被扔下的那名。

巧明竟走得那么早。

就像是昨天罢了，她同玉盈说，下腹作痛，且发烧好几个星期不退，只是用镇痛药压着。

玉盈立刻变色。

硬把巧明衣服掀开察看，只见腹下微肿，按下雪雪呼痛，感觉滚烫。

玉盈立刻叫秘书安排医生，押着她去做检查。

医生脸色凝重：“到这个时候才来？”

三天后报告出来：即刻要动手术。

玉盈陪着巧明。

手术室外有徐家若干女眷，嘻嘻哈哈：“巧明真会嗲人，差点没通知全世界。”

玉盈不语，心想徐家无知妇孺这样多，实难兴旺。

手术后玉盈同医生商量：“可否瞒着病人？”

医生摇摇头：“现在的做法是要让她知道。”

该日下午，老板召开人事会议，同玉盈说：“公司打算开除这个人，你的意见如何？”

啊，那个人。

玉盈微笑，就是那个振振有辞，喜心翻倒，大庭广众之间扬言吴玉盈除出顺天应命挨批挨斗还能怎么样的那个人。

玉盈说：“我没有意见。”她心情特别欠佳。

她一直抽空去陪巧明。

手术后巧明出院上班，没事人一般。

照样大刀阔斧，办起事来，格杀不论。

公司上下，除出吴玉盈，没人记得徐巧明曾经生过病。

真是，当事人不提，谁记得。

要到去年过年，才真正倒下来。

大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总算一级。

巧明提出要求：“多来看我。”

开头的时候，病房里堆满了花束与七彩卡片。

渐渐稀疏零落。巧明微笑道：“人一生病，就发觉朋友同事都特



别的忙。”

玉盈送了一套托尔斯泰给她。

这时侍应生过来招呼，“吴小姐喝乳酪奶昔是吗？”他想一想，“那位徐小姐好久不来了。”

玉盈不语。

巧明不会再来。

想仔细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世上一切明争暗斗，劳苦伤神，都与她不再发生关系。

去得那样早，人们印象中的她，永远巧笑倩兮，精神活泼。

玉盈见过耄耋的人瑞，皮肤打折，神智浑噩，无牙的嘴可以任意左右上下突兀地摇动，真正可怕。

巧明与这些扯不上关系。

玉盈怔怔地坐着呆视长窗外过路的人客。

忽然之间，有人低声问：“请问你是日本人？”

玉盈拾起憔悴的脸，见一个英俊的亚裔少年正向她搭讪。

玉盈一时还不明白他的身份。

那少年又笑说：“伤心的事不要去想它，令你伤心的人，不值得回忆。”

玉盈看着他，仍然要隔一会子才明白，原来他是在大酒店出得专做女人生意的俊男之一。

这么早就出动了。

“我可以坐下来吗？”

玉盈用英语说：“先生，你弄错了。”

“错？不会，我不会错，你不是一个寂寞的人吗？”

他倒是讲得对。

玉盈想起三十年代艳星嘉宝说的名言：我被遗弃在世上最寂寞的地方最寂寞的角落，完完全全孤独。

“或者，”那东洋青年笑笑，“我可以帮你。”

玉盈摇摇头：“没有人可以帮我。”

“你那么肯定？”他又笑，“让我试一试。”

玉盈悲哀地说：“我只能请你喝一杯茶，我是本地的打工女。”

“啊。”那日籍俊男泄了气，没想到会走眼。

一定是玉盈身上那套香奈儿误导了他。

他仍然客客气气地站起来，欠一欠身，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去。

玉盈用手捧着头。

如果巧明在这里，不知会怎么样作弄这家伙呢。

本市的打工女，穿戴一如阔太太，可是整副身家都折在妆粉上，两手空空，一穷二白，哪里买得起笑，她们自己还一天到晚陪着笑去赚薪水呢。

最后那几天，巧明自知不行了，同玉盈说：“真不舍得，还没结过婚离过婚生过孩子。”

玉盈低声说：“我听人讲，没有太大意思。”



巧明呼吸非常困难，过一会儿，回过气来，才说：“也还没有征服世界。”

玉盈握着她的手。

“我只希望可以像以前那样奔出去，满头大汗，跑个痛快。”

“待你好了我们一块去。”

“我还会好吗？我不会好了。”

玉盈落下泪来。

“哭什么？我先去，在那边等不消一会儿，尔等也还不是就跟着来了，在世上，许有数十年之分，在天上，刹那即可见面，我并不害怕。”

玉盈却统统崩溃下来，她号啕痛哭，巧明劝之不停，只得按铃召来护士把她请走。

巧明昏睡的时间比较长，呼痛，有时认识人，有时不。

最后一次见面，她把公寓门匙交在玉盈手中：“可用之物，若不嫌弃，请尽加利用。”

到终点还是勇敢的。

她长叹一声：“累死了，情愿早走一步，这具皮囊叫我失望。”

巧明的父母并没有来过，据说年事已高，家里不让他们知道，将来，只说巧明移了民。

“叫医生把管子拔掉。”

玉盈泪如雨下。

巧明拍拍她的手：“再见，好友。”

玉盈昏昏沉沉地离开医院，只在天明时刻眠了一眠，回到办公室，已经听到坏消息。

巧明说的：“人一生病，一点尊严都没有。”

真的，满橱华服，满手首饰，又如何呢。

“吴小姐，要不要再喝些什么？”

玉盈摇摇头，结账，离去。

她叫了部车子到医院。

找到巧明的主诊医生，她问巧明可有遗言。

“她已不能言语。”

玉盈豆大的眼泪滚下脸颊。

“她很勇敢，一直不见害怕。”

玉盈忽然忍不住说：“当然她害怕，她怕得要死，可是我们的恐惧对谁讲呢？谁又能帮我们呢？我们这一群女性，被遗弃在世上最寂寞的地方最寂寞的角落，像一群孤独的狼，没有人了解我们的忧伤。”

那医生忽然温柔地说：“我肯定主耶稣基督明了世人一切忧伤。”

玉盈靠在墙壁上，哀哀落泪，一半是为巧明，一半是为自己。

一定要结婚，情不投意不合也好，至少有人在身边拌嘴、争执，还有，要许多孩子，脏脏的，功课欠佳，脾性奇劣，都不要紧，但是活生生可以打屁股的儿童，统统属于她吴玉盈，有什么事，睁圆了眼，大声吆喝：“到妈妈这里来！”



再辛苦都值得。

自医院出来，玉盈转往巧明公寓。

老司阍看见熟悉妙龄女子身影，追过来：“徐小姐，徐小姐，你返来了？”

猛地看见玉盈的泪眼，退后一步，黯然失神，到角落坐下。

玉盈乘电梯上楼。

用锁匙打开大门。

小小厅房窗明几静，一尘不染，可见钟点工人仍来打扫。

玉盈坐在沙发上。

窗台上一排由巧明亲手打理的植物却已经枯萎。

小公寓是这样的静，处处令玉盈觉得她好像没有出生过一样，世上无人认识她，也无从关心她，认识她。

她像一只肥皂泡，在空中飘缈片刻，轻不可闻噗地一声，消失在空气中。

半晌，玉盈走到睡房中，拉开一只抽屉，取出首饰盒子，找了一会儿，轻轻提出一条细细项链，这是她送给巧明的生辰礼物，现取回用作纪念。

她把项链系好，再坐了一会子。

听到有人启门声，脱口问：“巧明，是你呀，是你回来了吗？”

她看到的是一个发呆的钟点帮佣。

“吴小姐，徐小姐几时回来？”

玉盈颓然抬起手袋离去。

走了这么多处地方，玉盈也有点累了，她不想回家，仍在马路上毫无目的地荡着。

玉盈至今最常做的梦：梦见少年时代的她，白衬衫，卡其裤，前途茫茫，极累极渴，孑然一人，蹲在路边哀哀痛哭，举目无亲，无家可归。

这一刻的感觉，与梦中的彷徨哀苦并无异样。

是到结婚的时候了。

亲蜜男友都无，如何结婚？

小王小张小李、约瑟米高汤姆，统统是嬉戏泛泛之交，大家都眼高于顶，全部在物色有家底的异性，至好一结婚家长便赠送洋房汽车全屋家具兼电器以及欧洲蜜月旅套票。

艰难困苦地白手兴家？那还不如一辈子做王老五。

人同此心，怎么结婚。

同居都没人干。

玉盈猛地抬头，发觉已经回到公司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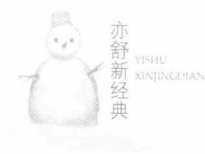
啊，无处可去，又回到办公室来。

只有这里才给她归属感。

在写字楼消磨的时间实在太多，见同事的时间多于一切人。

上次见父母是什么时候？

多久没同他们诉苦？



不是没试过，很可能是无能为力，他们只是呆木地坐着不动，不知有无听进一个字半句，双眼凝望别处，心中可能不耐烦地想：早已成年了，还把烦恼带回家来，平日又不见有什么好处给父母，真不争气。

从头到尾不发一言，更不要说是劝慰、分析、帮忙。

试过三两次，谁还缘木求鱼。

既然没有话说，回家作甚，按期奉献支票一张算数。

出外靠朋友，逢遇棘手事，玉盈必找巧明。

携香槟两支，上门讨教。

巧明一开口必然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来帮你研究研究。”

拆开了细究，结果简单得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一刻解决不了，也可以耸耸肩说：“时间总会过去，届时不妥之事自然会统统摆平。”

今后有烦恼，不知何去何从。

巧明很乐观：“你一定会找到新朋友。”

“恨我的人渐多，传闻繁杂，不比初出道，没有污点，此刻交朋友，心存顾忌。”

“不会的，只要你先伸出友谊之手。”

讲得这样老土，玉盈不禁笑了。

玉盈在附近徘徊一会儿，走到区律师事务所。

区律师一经通报马上走出来。

“正找你呢，吴小姐。”

玉盈坐下来，把巧明的门匙交返给他。

“徐巧明女士把她拥有的一切全给你。”

玉盈一怔。

“数目不大，毋需缴税，手续一清，即可移交。”

“她本人有许多亲戚。”

“这是她的意愿。”

玉盈忽然笑了：“我本身的身外物且无人承继呢，不不不，区律师，我授权你将之变卖，捐奖学金到大学堂帮有志求学、饱受白眼的清贫子弟。”

区律师沉默一会儿：“真的如此，我可以替你们办。”

“谢谢你。”

徐巧明与吴玉盈两人均靠奖学金念毕大学课程，回馈社会，天经地义。

“区律师，我也想在这里立一张遗嘱，我是个独身女子，并无承继人，身后亦想为社会做一点事，当年我考过七处奖学金才蒙录用，我非常感激这种设施。”

“我替你代拟文件好了。”

“我稍后再来。”

“我们会与你联络。”

区律师送客直送到门口，终于忍不住，对玉盈说：“吴小姐，你